

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李芒译文自选集

港湾小镇

【日】广津和郎等 著 李 芒 译



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李芒译文自选集

港湾小镇

[日] 广津和郎等 著

李 芒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港 湾 小 镇

——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李芒译文自选集

〔日〕广津和郎 等著

李 芒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375印张 2插页 15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20

书号：10368·173 定价：1.17元

序

我国介绍日本文学，虽然始自清末民初，盛于五四前后，但是系统的翻译介绍，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后，前辈名家，大多数人改行的改行，老去的老去，物故的物故，译著不算多。事业的发展，需要新人的努力。李芒同志就是解放后正式从事文学翻译的新人之一。半生耕耘，今日已成日本文学界的长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书是李芒同志所译短篇小说的自选集，入选的日本作家有十一位，可以看出译者兴趣之广，学养之厚。其中既有浪漫派开山祖师森鸥外的精品《高濂舟》，也有当代“战后派”小说家武田泰淳的《回到开头的地方去》；既有“新感觉派”的唯美作家川端康成的《离合》，也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小林多喜二的《牢房》；既有号称“日本短篇小说之神”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也有农民作家黑岛传治的《盘旋的鸦群》。最早译的一篇是德永直的《飞机小鬼》，发表于一九五三年，最近一篇是石川达三的《独立门户》，脱稿于一九八三年，前后整整三十年。我们从这本译文选里，不仅能欣赏到日本近代以来文学的名篇，尤能领略到李芒同志译笔的风采。

李芒同志不但是位翻译家，同时还是位学者。王蒙同志倡说作家学者化。对于翻译工作，是否也可提译家学者化呢？

如果此说得以成立,那么,李芒同志就是一位身体力行者。而且具有双重的涵义,一方面是对所译作家有研究,另一方面对译事本身有研究。李芒同志无论对古典还是近现代,都很有研究。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论述,对日本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的分析,对和歌俳句、古典小说,都很有见地,从不人云亦云。只有心有所感,学有所得,才发为一家之言。翻译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凡是自己翻译的作品,必然要下功夫推敲,反复咀嚼,对作品才会有切实的了解,能够准确把握作品的内涵,无疑亦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对于作家和作品倘能有较全面的了解和透辟的研究,译起来自会得心应手,也就更能传神达意。

古人说“译即易”^①。但——译非易!翻译绝非略窥门径便能命家的。掌握了中外文,具备一定的文艺修养,译出来的东西,仍有高下之别。这里涉及翻译观、翻译思想与翻译标准。李芒同志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是引人注目的。尤其表现在他对和歌俳句译法的研究上,曾做过几番探讨,提出精辟的看法。正是这种研究,使他成为一个自觉的译者。对翻译不仅有实践经验,而且有理论思维。这就使他不同于一般率尔操觚的浅尝者。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芒同志完全是靠自学成家的。他没有可以求教的师尊,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学历,有的只是刻苦自学、坚毅不拔的精神。惟其有了这种精神,他才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其实,每一个想要学有所成的人,都非得有这种精神不可。李芒同志是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锲而不舍自修日

^①此处“易”,作“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解。

语的；早在青年时代便喜爱文学，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名著，研习古典诗词，并且练笔写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甚至还搞过电影创作，终于在中日文上均打下深厚的功底。他能背诵很多唐诗宋词，精于格律，诗作工整。有一次和日本学者谈论诗歌时，他能随口用日文背出不少和歌俳句来，不仅我们为之叹服，即便是在场的日本学者也深为敬佩。

如今李芒同志已过花甲，依然好学不倦。他十分珍惜时间，不论在旅途中，抑或是开会的间歇，都能抓紧点滴时间，专心学习，令人感动。据说他写旧体诗，就是下干校时，忙中偷闲向我们的老所长^①，著名诗人冯至同志请益的。提起写诗，自然会联想到，李芒同志还擅长书法，经常挥毫作书，题赠友人，并搜集名家字帖，随时琢磨。这种广泛的兴趣，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陶冶了他的艺术情趣。而一个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没有较高的鉴赏力，怎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译者！

和李芒同志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谦恭平和，待人诚挚。我们与他共事经年，深有同感。他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帮助，不仅业务上加以指导，即便政治上也十分关心。对本单位的同志是这样，对外单位的人也是这样。他现在担任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为了全国日本文学界的团结发展和提高，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尤其注意扶植青年学子，凡向他求教的，他都热情接待；写信来的，则不惮其烦，一一作复。然而，李芒同志却从不好为人师，居高临下摆架子。在学问上，他乐于与人切磋探讨，不耻下问，求教于后学。因

^①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为名誉所长。

此，青年们都愿意和他接近。也许正因为在他周围有这样一批新生力量，才使他始终保持蓬勃的朝气，乐观的精神，勇于攀登新的高峰——撰写《日本和歌俳句史》。

现在，这本译文自选集即将问世，希望它能给大家带来阅读的乐趣，更希望他的和歌俳句史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版，填补这个领域中的空白！

李德纯 高慧勤

1985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李德纯 高慧勤	
高濂舟.....	森 鸥 外	1
高山的引力.....	国木田独步	13
到网走去.....	志贺直哉	23
港湾小镇.....	广津和郎	34
离 合.....	川端康成	59
独立门户.....	石川达三	78
回到开头的地方去.....	武田泰淳	101
阴 影.....	堀田善卫	117
盘旋的鸦群.....	黑岛传治	148
飞机小鬼.....	德 永 直	179
牢 房.....	小林多喜二	220

高 瀨 舟

森 鷗 外

森鷗外（1862—1922），日本浪漫主义的先驱。他的早期创作多以留学德国时的生活体验为题材，后期转为对日本现实生活的描写，并有较多的篇章取材于日本历史。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年》（1911）、中篇小说《舞姬》（1897）、《雁》（1913）、短篇小说《山椒大夫》（1916）和长篇历史小说《涩江抽斋》（1916）等。

《高瀨舟》是他的短篇代表作。据作者自称系以传说集《白头翁》（1905）中的一则为题材。主人公喜助与弟弟二人共处于生活的悲惨深渊。长期卧病的弟弟为减轻哥哥的负担，而用剃刀刎颈自杀。伤口很深但尚未切断动脉，遂央求哥哥为其拔出剃刀，顺势将动脉割断，免受痛苦。哥哥在求医无钱，解救无术的情况下，不忍眼望着弟弟再受残酷的折磨只好答应弟弟的苦求，成为“杀弟犯人”。于是，被航行于高瀨川的专用小舟

从京都府解往大阪海島去服流刑。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探讨安乐死的问题，却在犯人喜助向解差叙述犯罪的原委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封建社会城市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蕴含着较强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流露出较重的知足常乐、安分守己的消极情绪。

这篇作品文笔简练而富有诗情，意境深邃而强烈感人，不啻为日本短篇小说的珍品。

高濑舟是航行在京都高濑川^①的一种小船。德川时代京都的罪人判了流刑，他的亲属被传到监狱去，允许在那里和罪人告别。然后罪人登上高濑舟被押送到大阪。负责押解的是京都地方行政长官属下的解差。按惯例，这个解差允许罪人的一个最主要的亲属同船陪送到大阪。虽然这并非上司明令准许，却是一种被默认的宽容。

当时流放的罪人，当然都是被认为犯了重罪的。然而为盗窃而杀人放火之类的狞恶人物却并不占多数，多半倒是所谓误犯无心之罪的人。举个最平常的例子，当时谋求一种称为同心死^②的情死，杀了女方，而自个儿却活下来的男人，就属于此类。

在晚钟敲响的时候，载着这种罪人的高濑舟，就离开京都两岸黑漆漆的人家向东驶去，穿过加茂川顺流而下。在船

① 高濑川位于京都市内，由北向南，横穿加茂川，流入宇治茂川。

② 同心死，原文作相对死，即男女双方同意一起自杀。

上，罪人就和他的亲属通宵地叙述自己的身世，都是些无尽无休的悔之莫及的唠叨话。在一旁倾听着的解差就详细地了解到罪人亲属的悲惨遭遇。而这些遭遇，确是地方长官在大堂上听口供或衙门里的官员伏案阅读供状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干解差这一行的，也有种种腰气。在这种时候，既有冷酷的解差，觉得讨厌，想掩起耳朵来；也有的解差，把别人的悲哀当作自己的悲哀，即使不便表露出来，却在默默地为之难过。尤其是当心肠软的解差押送境遇非常悲惨的罪人及其亲属时，甚至禁不住落下泪来。

这样，押解高濂舟一事，竟至在长官衙门的解差之中，被视为不愉快的差使而遭到厌恶。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也许是白河乐翁侯在江户掌权的宽政^①年间的事吧。智恩院^②的樱花在晚钟声中凋落的春宵，一个至今未曾见过的稀奇的罪人被送上高濂舟。

这个人名叫喜助，三十来岁，是个流浪汉。不必说，他并没有可被传到监狱来的亲属，孤身一人上了船。

受命押解，一起登舟的解差羽田庄兵卫，只听说喜助是个杀弟罪人。从监狱把他带到码头来的路上，只见他身体消瘦，面色苍白，非常坦然而温和。他恭敬地把自己尊为幕府的官吏，一切既无反抗的意思，又没有罪人中常见的那种故作温顺献媚于权势的姿态。

庄兵卫觉得奇怪。于是上船后，并不光是出于监视，而

① 宽政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光格天皇朝的年号（1789—1800）。

② 智恩院是净土宗的总寺院，座落于京都东山区。

不断地仔细观察着喜助的举动。

这一夜，黄昏时分风住了。满天淡云，遮得月光朦胧，夏日的温煦，仿佛是变成雾霭从两岸的土壤中，从河床上升腾着。离开下京^①街道，穿过加茂川的时候，一片静寂，只能听到河水被船头划破的絮语声。

虽然也容许罪人在夜舟里睡觉，但喜助却不想躺下，他仰望随着云彩的浓淡，忽明忽暗的月亮，默然无语，脸上的神情爽朗，两眼闪烁着微光。

庄兵卫虽未直视，眼睛却始终没有从喜助的脸上移开。心里不住地想：奇怪呀，奇怪。这是因为，喜助的脸，无论是从正面看，还是从侧面看，都似乎非常愉快，使人感到假若不是对解差有所顾忌，或许会吹起口哨，也可能用鼻子哼出歌曲来。

庄兵卫心想：我搭乘高濑舟押解罪人，到如今也不知多少回了。罪人们大都呈现出一副不忍目睹的可怜相。然而这个汉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他的表情，简直象是上了游览船。据说，罪行是杀了自己的弟弟。弟弟即便是个坏家伙，也不管是什么起因杀死的，照情理来说，也都不会使人愉快。莫非这个苍白的瘦汉子，全然没有人的感情，是个世上稀有的恶人？可是无论如何又不象是那样。那么说，是不是神经有点儿不正常呢？不，不。果真如此，却没有任何荒谬的言语和举动。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喜助的态度，使庄兵卫越想就越发糊涂了。

① 下京是京都市内的一个区，目前位于京都市中心区附近。

过了一会儿，庄兵卫实在忍不住，就开了腔：“喜助，你在想什么？”

喜助答应了一声：“是！”向四周望了望。他仿佛是怕有什么受到长官指责的地方，就坐端正些，窥视着庄兵卫的颜色。

庄兵卫感到，必须说明自己突然发问的动机，讲清楚为什么要撇开解差的身分跟他聊一聊。于是说道：“不，并不是另有什么缘故才问你的。其实呀，我早就想问问你到岛上去，心情是怎么样的。我用这条船送过不少罪人到岛上去。他们当中什么样身世的人都有，但都对流放到岛上去感到悲哀，跟陪同送行的亲属一道哭上个通宵。可是，看你这模样，好象并不觉得到岛上去有什么痛苦似的，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喜助莞尔一笑：“多谢您这番关心我的话。对别人来说，到岛上去也许是悲哀的事情吧。那种心情，连我都是理解的，同情的。不过，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世上过的是富裕的生活。京都当然是个好地方。在那样的好地方，过去我所吃过的苦头，无论走到哪儿也找不到。这回全靠长官的慈悲，没要我的命，又把我送到岛上去；岛上即便是个苦地方，也终不是恶鬼的住处。我从来没找到过可以容身的地方。这回长官命令我住到岛上去，这一命令，就给了我一个落脚的地盘，这就值得我千恩万谢了。再加上，别看我身子骨这么单薄，但是从来没有得过病，到了岛上就是多么苦的活儿，我想也累不坏的。还有，这回送我到岛上去，还领了二百文钱，就装在这里。”说着，喜助抚摸着自已的胸部。当时有个规定，凡是流放到海岛上去的人，一律发给二百文钱。

喜助接着说下去：“不应该跟您说这种叫人脸红的事情，象这样把二百文钱装在怀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总想在什么地方找活儿干，就到处去找；一旦找到，就豁出身子骨去干。这样挣几个大钱，总是不得不右手进来左手出去，交到别人手里。就这样，能用现钱买到食物填饱肚子，在我来说，也还是手头宽裕的时候。经常是还了债再去借钱。可是自从进了大牢，不干活儿就有饭吃了。光这一点，我都觉得真是太对不起长官了；而且出牢的时候，又领了二百文钱。照这样继续吃公家的饭，这二百文钱就可以不花，攒下来。自己有钱攒下来，我平生还是头一遭。不到岛上看看，还不知道能干什么活儿。现在，我愉快地想着，到了岛上以后，把这二百文钱先作干活儿的本钱。”说到这里，喜助住了口。

庄兵卫说了句：“唔，是吗？”他越听越感到意外，一时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默默地沉思起来。

庄兵卫有四十来岁了，老婆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再加上老母还在，总共是七口之家。平日过着俭朴的生活，甚至被人议论为吝啬。就拿衣服来说，除了官差必穿的以外，只有一件睡衣。不幸的是妻子的娘家是有钱的商人。这样，妻子尽管有量入为出的良好愿望，却因为曾在富裕的娘家娇生惯养，所以不会照丈夫所希望的那样勤俭持家。动辄到了月底就入不敷出了。这时，老婆就瞒着丈夫从娘家弄些钱来，补足帐尾。这是因为丈夫就象厌恶毛毛虫一样厌恶借债的缘故。但这种事情终究会被丈夫发觉，就连每年五个节日^①老

① 五个节日，即人日（正月七日）、上巳（三月三日）、端午（五月五日）、七夕（七月七日）、重阳（九月九日）。

婆向娘家要东西，又说是孩子七五三之庆^①，从娘家拿到衣物，庄兵卫心里都不痛快，更何况发觉要人家来填补生活的亏空，就更不会有好脸色。所以羽田家虽然没有格外发生破坏和气的东西，却偶尔会掀起风波来，这就是个原因。

如今庄兵卫听到喜助这么说，就把喜助的处境引到自己身上来加以比较。喜助说即便是干了活儿拿到工钱，也都从右手到左手交给别人花掉了。这是着实值得同情的可怜境况。然而，转过来想到自己的身世，那末他和自己之间，究竟能有多大差别呢？自己左不过也是这样度日的：把从上边领下来的俸禄，右手进左手出地送给别人。他和自己的差别，只是算盘上的位数之差，自己甚至连使喜助感恩不尽的二百文那么多的储蓄也没有。

从不同的位数来看，也就难怪连二百文钱，喜助都看作是储蓄而感到高兴了。那种心情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论怎样考虑到位数的距离，令人奇怪的是喜助不贪心，而又那么知足。

喜助为了在社会上找到活儿干而吃了苦头。一旦找到，就不遗余力地拚命干，好歹能糊上口便满足了。特别是自从关进监牢以来，不干活也能吃上过去那么不容易弄到的食物，就仿佛是上天恩赐的一样，这使他惊讶，破题儿第一遭感到满足。

无论庄兵卫怎样想到位数的差别，也不得不承认他和自己之间有着很大的悬隔。自己依靠禄米度日，纵然偶有不

① 七五三之庆，在男孩三岁和五岁、女孩三岁和七岁那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进行祭祖活动。

足，但出入大体上相符；过的是勉强维持下去的生活。然而，他从来没有对此感到过满足。幸福也罢，不幸也罢，常常是麻木不仁地过着日子。但是，心灵深处却潜伏着一种疑惧：这样过着，忽然一天免了官可怎么办，或是得一场大病又该如何是好？尤其是每逢得知妻子从娘家弄钱来填补窟窿时，这种疑惧就在意识的领域里抬起头来。

这种悬隔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光从表面上看，若说是喜助没有牵挂，而自己却有，倒也有理。然而，那是不真实的。自己纵然孑然一身，恐怕也不会产生喜助那种心情。庄兵卫想到，这根源似乎存在于更深邃的地方。

庄兵卫只是漠然地想着人的一生这类事情。人一得病就往往会想到如果不得病该有多好；每天缺食少衣，就要向往有吃有穿的日子。万一没有备用的钱，就会希望多少有些储蓄才好。一旦有些储蓄，还要巴望数目更多一些。如此这般地想下去，人就不晓得该在什么地方止步了。庄兵卫发现，正是这个喜助，如今在眼前作了个止步的姿态给他看。

庄兵卫活象新发现了什么，惊异地望着喜助。这时，庄兵卫只感到仿佛从仰望着夜空的喜助的头顶发射着毫光。

庄兵卫凝视着喜助的面孔，叫了声：“喜助先生”。这次叫了“先生”，也并不是十分有意识地改变了称呼，而是无意中叫出的。庄兵卫刚出口就发觉这样称呼不妥当，但话已说出，也无法收回了。

喜助回答了一声“是”，被称为“先生”，他似乎感到惊愕，就惶惑地窥伺着庄兵卫的脸色。

庄兵卫抑制着尴尬的感觉，问道：“别嫌我要问到各样事情，你这回流放到海岛上去，据说是因为杀了人。你能不能把那情况跟我谈谈呢？”

喜助露出非常惶恐的神色，应了声“遵命”，就低声叙说起来：“反正是由于出乎寻常的一念之差，干出了可怕的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的。事后想起来，为什么会干出那种事来，连我自个儿也都觉得奇怪。当时，我处在过分紧张的状态。我小时候，父母都患传染病死去，剩下我跟弟弟两个人。起初，人们就象怜悯屋檐下的狗崽子似的给我们饭吃。我们也就为左邻右舍打杂儿，才免得挨饿受冻，活了下来。一点点长大以后，找活儿也总是两个人离不开，在一块儿互相帮助地干。去年秋天，我和弟弟一起进了西阵^①的作坊，开织锦机。就在这当儿，弟弟得了病不能干活儿了。那时，我们住在北山一个小窝棚里，每天都跨过纸屋川桥到作坊去上工。黑天以后，我买了吃的什么的回来，弟弟正在等我，他说叫我一个人给人家干活儿养活他，非常抱歉。有一天，我跟平时一样下工回来一瞧，弟弟伏在褥子上，身边满是鲜血。我吓了一大跳，就把手里的竹箴提篮什么的扔在一旁，走过去问他，‘怎么回事？’这时，弟弟仰起从两腮到下巴涂满鲜血的铁青的脸，望着我，但说不出话来。每一喘气，伤口就只是发出呼呼的响声。我因为实在不明白底细，就边问，‘怎么弄的，吐血了吗？’边想挨近弟弟。这时弟弟用右手拄着褥子，稍微抬起了身子，左手紧紧地捂着喉咙的部位，手指间迸流出黑色的血块。弟弟用眼色制止我不要靠近

^① 西阵是京都市内的地名，自古以来盛产丝织品。